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秋风起,蟹脚痒。丰腴鲜美的河蟹,向来深受国人喜爱。

而《红楼梦》里的蟹宴,则吃出了情致。第三十八回写道,史湘云做东、薛宝钗家埋单,请贾府上下、老幼女眷,在大观园中吃蟹、赏桂。大家在席间饮酒、谈笑,散席后又举行诗社活动,真是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,四者俱全。

晋代的毕茂世曾感慨道:“得酒满数百斛船,四时甘味置两头,一手持蟹螯,一手持酒杯,拍浮酒船中,便足了一生。”晋人崇尚通脱放达,难怪这位吏部小官渴望在螃蟹和美酒陪伴下,自在一世。

到了北宋初年,余杭人钱昆想去外地做官,提出:“只要有螃蟹、无通判的地方,就可以了。”宋代的政治生态,决定了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,连文书,都要有两者的批准,才得以施行,钱昆不想被通判拘束很自然。至于去螃蟹的产地为官,一来是爱吃螃蟹;二来,他是逊位的吴越王钱俶之子,身份敏感,自称殉无大志的吃货,也是明哲保身之道。

漫长的岁月中,螃蟹的烹饪方法经历了诸多演变,常见的有腌螃蟹、酿螃蟹、螃蟹羹等。粗犷的,有北宋的街头小吃“洗手蟹”,将生蟹剥碎,用盐梅、椒橙一拌,洗了手就能吃。精致的,有南宋《山居清供》里的“蟹酿橙”,把蟹粉和少量橙汁,酿在大橙子里,用酒醋水蒸熟,清新鲜美,“使人有新酒、菊花、香橙、螃蟹之兴”。《金瓶梅》中,常峙节为答谢西门庆,特意让妻子做了“螃蟹鲜”。四十个大蟹斗酿入蟹肉,“外用椒料、姜蒜米儿,团粉裹就,香油炸,酱油、醋造过,香喷喷,酥脆好吃”。就着菊花酒,人人吃得赞不绝口,西门庆的大舅子感叹道:“我空痴长了五十二岁,并不知螃蟹这般造作,委的好吃!”

新近在电视烹饪竞赛中,一位新加坡主厨竟说:“在《红楼梦》里,曾经就有那么一段全蟹宴”来例证螃蟹做法的多样性,还说:“谁做了清蒸大闸蟹,就等于放弃了比赛。”

名厨重视创意,认为清蒸大闸蟹过于平庸,配不上“高端”的《红楼梦》。殊不知,在《红楼梦》创作年代,大闸蟹烹任的创新和本味之间,一场较量已持续多年。

嗜蟹如命的李渔坚信,螃蟹就应该整只煮熟。如果用蟹粉做羹、做脍,甚至于把螃蟹对半剖开煎熟的,都会“使蟹之色、蟹之香与蟹之真味全失”,分明是嫉妒螃蟹鲜香美观,横加蹂躏。李渔还强调,螃蟹必须自己边剥边吃才有味道,如果别人给剥了吃,不光味如嚼蜡,简直就不是螃蟹了。才子老饕袁枚也认为:“蟹宜独食,不宜搭配他物。最好以淡盐汤煮熟,自剥自食为妙。”

《红楼梦》那场水榭花香中的蟹宴上,仅有清蒸河蟹。纵观全书,其他的螃蟹菜点,也只有刘姥姥游大观园时,厨房送上的道螃蟹饺子。可惜众人酒足饭饱,爱吃螃蟹的贾母见了,也嫌恶地说:“这油膩膩的,誰吃这个!”想想曹公喜爱的,就是原汁原味的清蒸螃蟹。蟹宴上,凤姐就吩咐下人:“螃蟹不可多拿来,仍旧放在蒸笼里,拿十个来,吃了再拿。”要尽最大程度保留蟹的温度和美味。养尊处优的薛姨妈,更是婉拒了凤姐为她剥的蟹肉,坚持说:“我自己掰着吃香甜,不用人让。”后来,薛姨妈这位资深食客,果然也没吃螃蟹饺子,而是选了清甜的藕粉糖糕。

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,吃罢螃蟹,又赋诗咏蟹。宝钗的一句“眼前道路无经纬,皮里春秋空黑黄”,以小见大,以蟹喻人,用极其辛辣的笔触,讽刺那些霸道张扬、满腹心机的禄蠹。向来内敛守拙的宝钗,敢借螃蟹诗小露锋芒,也是因为横行的螃蟹,在民间谚语中,早已是贪官污吏的代名词。明代百姓痛恨权臣严嵩,便用俗语“常将冷眼看螃蟹,看你横行得几时”,诅咒他不得善终。

有趣的是,在东亚不同文化中,对这种“横行”也有不同的解读。日本18、19世纪的僧人书画家仙厓义梵,就赋予了螃蟹很高的禅性。他认为,螃蟹因为横行,才可以在难渡津的芦苇间自由穿行,超越了善与恶。

汪曾祺曾戏谑,高邮有三:一是秦少游,二是双黄蛋,三才是他本人。我是2009年10月下旬去的高邮。下了车,一辆人力三轮车硬是挤在客下车客的门边上,老者自豪地说:“高邮玩的地方可多了,我拉你们去!”颇有导游气派。

我想一睹汪曾祺的故居,一路上不断探问不断问路,七拐八扭,到了个深巷子,南门盐家巷9号,有牌儿,故居到了。很小的平房,进门大概十几平方米,普通到让人吃惊。其实汪老老的家比现在这个大,汪老在一篇《我的家》写道:“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

颜渊篇载: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:“如杀无道,以就有道,何如?”孔子对曰:“子为政,焉用杀?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,必偃。”

季康子,鲁哀公时任正卿,执掌鲁国国政;起码形式上对孔子比较敬重,派人以重礼请周游列国十四年的孔子回国,以国老之礼相待。无道、有道,从语意看似指执政者,而非一般坏人、好人。就,趋向,依从,迁就。君子,指上位者。小人,指普通人。上,古本作尚,加、加上之义。偃,倒伏。

用现代汉语翻译此章: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时说:“如果杀掉无道之人,成全有道之人,怎么样?”孔子回答:“您主持国政,哪里用得着杀人呢?

深秋,月色如霜,凉意袭人,几声虫鸣,透进窗来。仔细倾听,那声响、那音色、那节奏,与立秋时节的虫声迥异。

那时,暑热刚退,秋色才黄。初起的虫声,精力充沛,血气方刚,彼此之间争强好胜,互不相让,你还未唱罢,我就登场,你声响,我比你更响;你音高,我比你更高。听上去声声高亢急切,好像恨不得将所有的异性,悉数被自己吸引。于是那虫声,热热闹闹,稠稠密密,从夜至晨,连绵不绝,像蝉鸣蛙鼓,如一锅沸粥。

如今,秋已经成了岁月的一枚枯叶,叶柄与枝,无力相挽,命悬一丝。那么伴随而生的虫声,自然灯火阑珊,繁华散尽,变得零零落落、断断续续了。然而空山一声鸟鸣,婉转如歌;群鸟黄昏归巢,只是一片聒噪。这种零落断续的虫声,听来更加轻柔、清幽,而且似乎有丝丝余音在夜色中若有若无地袅袅,充满了诗情和幽趣,仿佛是江畔孤亭里的一缕箫声,深山流水中的几声古筝。一阵阵,一声声,犹



林建新

是汪老写过的高邮美食,据说生吃比梨甜。我们由汪老妹婿金老人带着一幅幅看汪老生前的画作——故居低矮的墙上挂了四幅汪曾祺的字画。墙上挂

去高邮寻访汪曾祺

李爱婷

着一大幅手拿烟的汪老照片,好像他刚才还在屋里谈过话。不过故居毕竟太小,还住着汪老妹婿等家人,要想获悉更多汪老生平成就和人生际遇还得去文游台里的“汪曾祺文学馆”一探究竟。

您真想善政,民众就会好起来。上面的人德行就像是风,民众德行就像是草,风加于草上,草必然随风势而伏。”

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焉者矣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这是人类社会始终一贯的现实,一切稍有眼光和头脑的人都会看到并总结出来,何况是睿智的孔子?百姓品行怎样,社会风气如何,主要取决于在上位的执政者,看他们自己的言行,以及他们制定的政策。小国寡民时代尤其如此,人治、礼治社会尤其如此。

其二,孔子虽然重视要按西周礼法立国,即所谓制度层面的建设,但更推崇道德。可以说孔子是道德至上主义者,他把道德

托得更加安宁宁静。也让听者心境,一如深秋夜空,纤尘不染,澄清空明。

这样的虫声,若再伴随着月落乌啼,江枫渔火;伴随着“一叶叶,一声声,空阶滴到明”的雨声;伴随着无尽落叶的潇潇声响;伴随“羌管悠悠霜满地”,那就更加动人魂魄,催人泪下了。这样的虫声,是花朵凋零前的盛开,是晚霞消失时的灿烂,是生命的绝唱。

静安诗草

咏戴望舒 张曼璋

铁窗慷慨南冠草,长吁低回念细君。囚首题诗诗照壁,男儿忍泪泪成文。三更踉蹌生生气,百样飘零荒野坟。静夜旅思不寐苦,冷清雨巷又纷纷。

大姐 邵芳华

三月江城夕照中,繁花香沁李春风。青丝握别天涯远,苍鬓重逢话语穷。情比金兰思十载,心怀友爱润双瞳。人生坎坷寻常过,总念当年点化功。

百丈怀海 裴增光

大雄统领南瞻众,制定清规立万年。龙口求珠驤四海,鼻头忍痛破重渊。心猿意马终须寂,柴米油盐本俱全。坐断鹭峰开妙法,梦中说梦祖师禅。

题柳如是 裘新民

当年恣意看吴中,笔底豪情剑底风。但恨归清心不死,可怜沉水使应穷。剩将墨迹遗青史,留待时人忆泽东。世道难猜身错许,已无薄力化奇功。

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孔子的道德论说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,但需指出,其理论在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困境。

第三,此章又一次透露孔子的非暴力倾向。八佾篇载,孔子说歌颂舜继承尧的盛德而致太平的《韶》乐,“尽美矣,又尽善也”;说表现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的《武》乐,“尽美矣,未善也”。可以说这是孔子对“以暴易暴”(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)的武王婉转表达的微辞。一方面,孔子对武王的功绩充分肯定,一方面,情感上有些遗憾。孔子对季康子说执政无须暴力,不必杀人,虽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辞,但毕竟显示出非暴力意味。历史地看,孔子的非暴

力倾向具有两面性,此不赘述。

此章应与书中前两章合读。一是季康子问政,孔子说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政的意思就是正,您带头走正道,谁敢不走正道?一是季康子忧虑盗贼多,孔子说:“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。”假如您没有贪欲,就是奖励偷东西,也没人去干。三章文字意思十分明确,执政者的品质、道德是治国的决定性因素。这是孔子“德治”思想的体现,处于第一序位。

孔子的“德治”思想有极大的局限性,同时又有永久的合理性,故今之强调“法治”,亦不可忽视德治。讲“德治”,首先需要明白“君子之德风”。

司马相如不仅捧红了琴曲《凤求凰》,还有一首叫做《长门怨》的曲子也跟着沾了光。这首曲子出现得极晚,大约在民国时期,由诸城王氏所作。题材则取自司马相如为失宠皇后陈阿娇写作《长门赋》的典故。《长门怨》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个乐府古题,唐人写过不少同题作品,爱好古典文学的人,若在琴曲中看到《长门怨》,多半会忍不住要听一下,然而这曲子无论跟司马相如还是唐代诗人都无半点关系,说的冒昧一点,是“假古董”了。当然,这正如出书总要托几个名家在腰封上推荐几句,不能因此便抹杀它的艺术价值。

借题发挥其实不如直接挂靠名人来得有效,像是琴曲《胡笳十八拍》托名蔡文姬所作,实际却是宋人的作品。不过《胡笳十八拍》的曲子也是上品之作,声音悲切哀伤,感情层层迭起,尤为动人。中国人向来好古非今,假托蔡文姬之手,使其显得历史悠久,且有典可循,身价自然更上一层楼。

号称是明代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作的《平沙落雁》亦然。朱权本是统领精兵八万,善于谋略的“贤王奇士”,险些要跟燕王朱棣平分天下了。然而他终究不及哥哥“腹黑”,靖难之役后,年仅二十五岁的朱权便被尽夺兵权,赶去偏远之地做藩王,如同鸿鹄被折去双翅,纵有凌云之志,亦不得申。

现在流传较广的《醉渔唱晚》据说是晚唐两个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共同作品。这二人志同道合,常以诗文唱和,又都自称隐士,一个号醉吟先生,一个号江湖散人,不由得让人怀疑刘正风和曲洋合作《笑傲江湖》是否就是在模仿他俩。不过,皮日休后来跑去参加黄巢起义,并且死于其中,实在不太像隐逸之士所为,所以这曲子是否真有其参与,却也很难考证。

“名人效应”的始祖还要算《高山流水》。不过,叫《高山流水》还是《高山》《流水》,其实是个问题。现在弹《流水》的人多不胜数,《高山》虽未失传,但弹的人较少。明代的《神奇秘谱》中指出,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二曲本是一曲,到唐代才被分为两曲。“高山流水”的故事最早出现于《列子·汤问》,据说俞伯牙善于鼓琴,而钟子期善于欣赏。钟子期死了,俞伯牙便破琴绝弦,终身不复鼓琴,因为世上再无知音了。然而记载中却并未指出伯牙所弹奏的曲目就是《高山流水》。倘若伯牙就此择琴罢奏,那《高山流水》岂非从此绝矣?若非伯牙真的有意寻找后世知音,传世的《高山流水》很可能便是后人根据那个知名故事的伪托之作。

同样傍伯牙名气的还有《伯牙吊子期》《水仙操》等曲(一说《水仙操》为孔子所作)。前者明显是借典故发挥,并不怎样出名。而《水仙操》则是后人拟作的伯牙“同名曲”,“假古董”的味道更浓一些。

古诗中有不少拟古之作,若陆机、江淹的拟古诗几乎都可以以假乱真了。然而他们在模仿古人作品时,往往加上“拟”字,而古琴在这一点上却要含混得多。琴人作曲,有时实在是有把有名的题目当成乐府诗来写,像是《水仙操》绝非伯牙原作,号称出自孔夫子之手的《猗兰操》,所传世者大约也不会是“真迹”。与古代名曲同题固然有助其传播,也许作曲者本无心造假,但听曲者却无从分辨其真伪。

明日请看《秋天抵达海子书房》。

寻琴记

十目谈

寻访名人故居

论语新读